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謄錄貢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十

元李廉撰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左

氏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穀梁傳見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上胡

氏月氏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下古氏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

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

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附錄

左氏周事

左氏

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夏揚拒泉臯伊維

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

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

帶自齊

歸京師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左氏

去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

胡氏

齊桓

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也故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

左氏

會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

孫秋穀梁

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張氏

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

諸侯城緣陵左氏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馬不書其人有闕也注緣

陵杞邑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

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公羊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言穀梁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胡氏齊桓公城三國而散辭齊桓德衰所以散也胡氏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

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師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矣之說

陳氏

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

不繫之伯者之詞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詞也

案緣陵書諸侯如杜氏說則與文十五年諸侯盟彘十七年諸侯會彘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盟彘無能為會彘無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侯皆譏辭也是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如穀梁陳氏說則與溴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不以諸侯係於伯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侯溴梁不以

以大夫除諸侯以言諸侯不能主大夫皆散辭
也是亦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以穀梁陳氏
說通之於盟扈會扈之諸侯亦合故鄭君荅何
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
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聘則
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丘而難此也此數
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為前目後凡然視城
邢之再序則此為略詞所以略之者以其亦有
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耳○又案桓公
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為美詞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
為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為罪諸侯穀梁以城邢
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
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
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此三家之異也胡
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
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梁左氏

作鄆穀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公羊使來請穀梁遇

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已也

穀梁遇

同謀也來朝來請已也朝不言胡氏春秋內女適人

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胡氏

春秋內女適人

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

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

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

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

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

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防而遂以季姬

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

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

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案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
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左氏晉卜
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期年將有大

公羊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
也注土地者民之主伯者之象也

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胡氏沙鹿晉地也書沙鹿崩
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古氏於前而書獲晉侯於後
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
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案沙鹿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漢書
元后傳后祖王翁儒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

栗里元城健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卜之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
沙鹿也公羊以為河上邑陷入于地中者恐非

○又案經書山崩二
此年及成五年梁山

狄侵鄭○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左氏

注傳例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

五公羊

注月者善公能念恩尊事齊桓張氏至此始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純用五

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案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

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

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略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云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兼山袁氏說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帥公左氏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

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注救慶父之子匡衛地

公羊

注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

大夫往卒

穀梁

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不能解也穀梁也有畏也救徐善救徐也

胡氏

楚都

于郢去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覬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

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救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陳氏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陳氏救也有諸侯在而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為之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教世為將是故謹志之所從始也

案經書盟而後救者杜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案經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案杜丘杜氏闕其地而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負夏領釜丘以禦寇亂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杜丘等皆諸夏之關○又案

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
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穀梁

注夜食

公羊

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平楚執宋公伯道

衰中國微弱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

注厲以救徐也

公羊

注厲蔡丘

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伯衰曹獨能從
之征伐不義故襄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伯功激揚
解情張氏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兵
也妻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
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
乎曹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羊

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穀梁注

桓德衰危張氏暴師三時不能而致之救徐大無功也

案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鄆。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氏長歷己卯左晦九月三十日

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

者雷電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擊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

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穀梁夷伯魯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夫也因此

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

始封必為祖注明夷伯之胡氏不曰夷伯之廟震而

廟過制故因此以明禮

曰震夷伯之廟者天

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張氏正蒙曰凡陰

魯大夫大夫既卒不名已下引穀

氣凝聚陽在

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

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

之後故春秋書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左氏

討舊怨也注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陳氏

諸夏之相

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張氏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

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

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

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桓德

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案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字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

左氏

徐恃救也

穀梁

夷狄相敗志也

疏起禍亂

之原謹兵車之始

胡氏

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

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案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外之無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

晉侯之入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許賂中大夫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怒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漳而止公號慶鄭韓簡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瑩弘與女簡寡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

且告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必歸晉君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晉大子圉為質公於秦二十二年逃歸注賈君獻公妃圉惠公子

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穀梁韓之戰晉侯失民

君獲也注獲者不與胡氏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

之辭諸侯非可相獲胡氏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

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

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

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

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

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

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

春秋之法也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故以民為貴春

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為重堯命舜舜命禹必以元后

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

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為名輕棄君親而不顧矣

陳氏獲匹夫之辭也

案范例凡書獲有六莒拏晉侯華元蔡公子變陳夏齧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鄆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拏顯公子之始自餘不發傳徙省文獲麟不入此例○又案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

附錄

左氏晉作爰田州兵說

左氏

注晉作爰田州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

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繕甲兵

案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實
鷁穀梁作鷁

左氏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公羊君故也注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鷁水鳥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

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

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狀

介者也皆有似宋襄之行襄欲行伯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於晦朔

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鵲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鵲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注劉向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鵲陽也六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賈逵曰齊大岳之後石山岳之物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胡氏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鵲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此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

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案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正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皆非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左氏

注自是季氏世為卿

公羊

其稱季友何賢也注

据犂戰不稱季來歸不稱友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疏叔肝賢而稱弟季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故不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言公子如仲遂嬰齊之

等是也

胡氏

季者其字友者其名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
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
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
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
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
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漢下邳今泗州

左氏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

侯戌周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鄆為淮夷所穀梁兵車之病穀梁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國
臯陶後

左氏

以報婁
林之役

張

氏

齊為徐伐英氏以見
桓公之興師未矣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

下魯地

左氏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胡氏

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

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鄆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

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
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
尊君抑臣不為朋陳氏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
黨比周之意也
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
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夷儀公孫舍
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張氏大臣滅項而止
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又遠會婦人於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其身見執
反國不討無政
刑矣故謹致之

案公穀皆以項為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桓
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
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

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倒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

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注雍巫即易牙

案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

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
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
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
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
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
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
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
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邴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
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
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
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
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
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秋書人而參
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
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
失頗殊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

未殄滅遂降虜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邑
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
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
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
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
杞貶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衛伐黃則外憂起會
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
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
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
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救齊左

氏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顯立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代
孝公而還而不與戰故言伐曷為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桓公死穀梁伐齊非伐
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喪也師救

齊善救齊也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胡氏伐齊之喪奉
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
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

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
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

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
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

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
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

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
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

宋公大陳氏

春秋責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

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却捷菑宋襄之誼僅異於魯莊趙盾而已

案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衛罪齊之書故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為予宋罪齊之書是以可伐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亥日誤

左氏

注十一月而葬亂故

胡氏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柅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正義明道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敗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氏

邢人狄人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

能治之燬請從馬衆不可穀梁

後狄稱人何也善果而而後師干訾婁狄師還

齊也功近而德遠矣注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胡氏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

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戎狄而封之使衛

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以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案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左氏

是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宣公也

胡氏

執之

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濫也

案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

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鄆子晉侯執曹伯邾人執蠻戎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又案滕自莊十六年盟幽後皆不與會盟何休以為滕係葵丘叛者九國之內故書名無据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公公羊作宋人

左氏

宋公使邾文公

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散用人乎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
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注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地主
之禮故不以國公羊其言會盟穀梁微國之君因邾
地而曰曹南何後會也穀梁微國之君因邾
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胡氏盟
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衄音二
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
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

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趣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案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鷄澤陳袁僑如會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是也○又案春秋用人祭者二此年用鄆子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是也其成公十七年魯用郊說者亦以為用人未知然否○又案執鄆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己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杜氏或得之○又案宋公書爵屬詞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

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

之有何不可
故李氏說是

衛人伐邢左氏

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張氏衛不自省其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從宋伐喪之臯而以報復為事臯之也

案衛之伐宋本非義舉師興而雨之說飾妄之詞也故啖子不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左氏陳穆

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公羊注因宋齊脩桓公之好也注地於齊齊亦與盟

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穀梁注會
執宋公䟽齊蓋構會諸侯為此盟以謀宋矣
名內卑者也四國胡氏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
稱人外卑者也
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
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
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
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
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
乎侵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
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
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
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
鹿上至會于孟逐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
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
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

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陳氏楚初與諸夏盟也
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也
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
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
以其人陳蔡不
可不沒公也

案齊之盟楚列中國之會始此惟公羊注以為
齊有怨宋之心結諸國以謀宋故後日執宋公
皆此盟之諸侯夫齊孝本宋所立未必深怨於
宋大槩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公失德諸
侯皆有忿齊之心故假陳穆以倡會託齊孝以
為主而楚遂得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見桓
公攘楚之用而魯僖亦號為荆舒是懲者乃
聽其甘言納之國都彼蔡鄭固平日為之驅使
服役無足深責而齊魯之君大可責也
故陳氏不以夷狄會中國之說亦有見

梁亡左氏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公羊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春秋說曰梁君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

內發故穀梁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云爾穀梁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

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梁亡胡氏秦肆其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陸渾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

之作聖人之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

令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愒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

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
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
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
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
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氏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注魯
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

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公羊譏何
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門有古常也注惡奢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
泰不奉古制常法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

門也注非作胡氏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
責其改舊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

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
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案經書新作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郃子來朝

郃姬姓國文王之子所封

案郃子諸傳無文惟公羊以為失地之君其不名者兄弟辭也何氏特据郃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郃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郃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

記異也

案西宮左氏無文公羊以為諸侯有三宮西宮小寢也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處西宮悲愁怨曠之所致穀梁以為閔公之宮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謂之西宮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杜氏曰公別宮也蓋用公羊為是而楚女之事乃何氏臆說耳

鄭人入滑左氏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張氏

書此者天王出

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公羊

注狄稱

常與中國也穀梁

邢為主馬爾邢小其為張氏

宋伐齊喪而狄能救

之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心也則臯衛之意明矣此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左氏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闕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

不量力也

案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闕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狄侵衛左氏

注為邢故

公羊

注貶狄者為犯中國諱

張

氏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

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地左氏

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秋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

乎幸而後敗注宋陳氏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為盟主故在齊上

繼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張氏伯中國則見盟也莫適為主入自為盟而已矣

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

之自取
敗辱也

夏大旱左氏

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
賤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

公從之是歲
饑而不害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注
新作南門之所生

案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
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
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
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宋地
公作霍

穀作
雩

執宋公以伐宋左氏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注楚始與中國
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

諸侯所疾故總見公羊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
衆國共執之文
國穀梁以重辭也注國之胡氏執宋公者楚子也何
也穀梁所重故曰重辭
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
聽而莫之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
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
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
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
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
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
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
攘夷尊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陳氏執
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不申
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案執宋公不言楚人諸傳說不同杜氏以為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伯主矣公羊以為不予夷狄執中國則是予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趙子病諸侯不宗中國之說○又案穀梁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於此執宋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為以有二義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
例自通

冬公伐邾左氏

注為邾滅須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氏

注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

知不稱楚子使來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為執

不稱君命行禮

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

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

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

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

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

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

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穀梁捷軍得

夷諱也注獻捷書者罪魯受惡人物也穀梁捷軍得

宋捷不與楚捷於胡氏

宋也注楚稱人貶胡氏

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

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
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
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站之上又以軍獲遺獻
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
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陳氏孟會
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陳氏孟會

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張氏孔子相定
則是遂予楚也故特稱人貶之也

公會齊侯

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
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
之羣也不免宜矣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
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案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寢詞楚已
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

之說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
為宋諱公羊為襄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即左氏冬會

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注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書公會諸侯公羊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注善信公能與楚議釋賢者穀梁會者外為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穀梁主馬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胡氏會不書其所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胡氏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郤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偪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

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
真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
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張氏春秋不書會楚
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張氏春秋不書會楚
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案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
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
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胸左氏

任宿須句實

司大雩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
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雩濟而
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注須句

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胡氏案左氏則固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

胡氏

得崇明祀保

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

亂非所以為禮也與

陳氏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

收奪者無以異矣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

案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陘之敗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

寘文公子焉於是魯有須句矣○又案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

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

得不書滅邾邪若如杜氏說則鄆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邾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

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
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氏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張氏

宋公嘗困於楚矣疾疫雖甚而德慧術知未
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梁所謂過而不改

而又甚
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

左氏

邾人以須句
故出師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
無謂邾小蠱蘊有毒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
為內諱也

胡氏

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
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

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
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

名左氏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

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明耻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儵可也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

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公羊偏戰者日爾此其
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逐霸也言朔何春秋辭繁
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不
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
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穀梁三十四戰未有以尊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敗乎平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平以師敗乎人
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
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
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
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
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
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
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

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道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注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猶介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胡氏泓之戰宋襄不阮人於險哉子反左傳作子魚胡氏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
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
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
毛則亦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
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
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
也

張氏

楚之救鄭而不言救
又貶稱人惡相爭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鄆郢陵雖勝
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
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己息爭之道言之則
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
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
說胡氏辨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錄左氏

初辛有適伊川有被髮祭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

陸渾之戎
于伊川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楚邑穀作閭

左氏

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襄公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

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穀梁其言圍何不正其

以惡報胡氏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既敗於泓荆楚惡也勢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

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氏

傷於泓穀梁茲父之故也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案宋襄之立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隳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

秋楚人伐陳左氏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于文以為之功

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注得臣即子玉

案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

杜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傳注又曰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以明胡氏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

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禮義一失放僻邪侈無所不至人類滅矣魯桓篡立膝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案杞貶爵三傳說不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

左氏卒

左氏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

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

居于鄭左氏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滑王師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鄫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散告叔

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驛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穀梁注甘昭公王子帶也公羊出何不能乎母也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胡氏自周無出特書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氏出者言其自取

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俱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徃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賤而書出以為後戒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案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晉侯夷吾卒左氏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辭公子受飧反辭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晉鄭同齊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附錄左氏

宋事左氏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

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馬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事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氏

衛人將伐邢禮

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

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穀梁而不正其伐本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穀梁而滅同姓也

公羊

胡氏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

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也邢

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驛馬以易隣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

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左氏

注伯姬魯

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胡氏

伯姬公女

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案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杵臼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

宋瑒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氏秦晉伐都楚鬬克以申

商密密降秦師楚子玉追秦公羊也何以不言遂兩之

家不重民命一穀梁事納者內弗受也蓋納頓子者陳

也注團陳使胡氏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

納頓子也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隣國保恤寡小

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

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張氏

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頓子

閔中國之
無伯也

案陳頓之爭又
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成公立

左氏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注莒以元年

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

附錄

晉文納

左氏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

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
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
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
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

左氏

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

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

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穀作寓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

鄆左氏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疏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

其言至雋弗及何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師者侈大公所

追穀梁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雋也穀梁急辭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

弗人其追也

弗及內辭也

胡氏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鄒弗及

罪魯也

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

也其為諉明矣

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鄒是也

鄒者齊地至者言遠也

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案齊侵我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氏

齊孝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
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
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
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
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注乞不
保得公羊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
之詞公羊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
不正自謂出當穀梁乞重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
復反戰當必勝穀梁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

胡氏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

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見矣

案乞師例五始於此成十三年卻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晉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况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案是年展喜攜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

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隣也
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
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
深臯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嘆其因
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

左氏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

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
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注夔楚同姓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疏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
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胡氏春秋滅國
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胡氏春秋滅國
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
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

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

秋楚人伐宋圍緡左氏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楚以師與魯未至而中道用之以伐宋惡

其視百姓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氏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

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戌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公羊

此已取穀矣何

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

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胡氏楚強魯弱而能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胡氏用其師進退在

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
邑為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案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
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
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
屈己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
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
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
不能固其交孝公之隆先業宜哉

春秋會通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十一

元 李廉 撰

僖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氏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注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公羊疏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葛盧唯貶其爵故宋而黜之稱伯莊二十七

年杞伯來朝是也二十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也

案杞子說
具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左氏有齊

怨不廢喪
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乙巳九月六日

左氏

責無禮也

公羊

注杞屬脩禮朝

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書曰責之

張氏

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子玉治兵於蔿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

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注楚序諸侯之上主兵公羊此楚子也其稱故稱人耻不得志以微者告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穀梁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僖之篇貶也穀梁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左氏

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

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楚稱人貶也宋公先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擄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陳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陳氏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則其稱人何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剛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獲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案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
楚子入居于中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
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
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
但不敢言杜氏之非不以稱人為貶而遷就於
告詞之說為謬耳公穀注又以地宋謂公已為
和辭故宋亦與盟此亦不察乎事實也○又案
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
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
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偏
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
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附錄左氏

是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
以卻穀將中軍穀卒原軫將中軍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氏

晉侯將伐曹
假道于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公羊曷為再言
戊申取五鹿注再舉晉侯者兩來告公羊曷為非兩
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
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
假途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
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
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穀梁再稱晉侯忌也注曹衛
者之心不使壅塞也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
念舊惡故再稱胡氏再稱晉侯譏復怨也春秋之時
晉侯以刺之胡氏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
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不忒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
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
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
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
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

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附錄

左氏晉侯事

左氏

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縣上為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左氏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

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公羊
內諱殺大夫胡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買也謂之刺之也

氏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夫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
張氏
春秋予楚以恤患之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名臯晉文之忌克也

案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又案魯刺大夫二買及公子偃○又案春秋予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戎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氏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曹人

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顓頤蕪僖負羈氏殺顓頤拘于師宋人如晉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注所謂譎而不正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界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

界宋公也

注界上與下

胡氏

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

之辭故不以侯界公

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

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

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

曹伯界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

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

多道不張氏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

足尚也張氏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案執曹伯書晉侯穀梁正例以稱侯以執者執

無罪也於此條雖合而於厲公執負芻之例不

通矣胡氏正例以稱侯以執伯討也於執負芻

雖合而於此條又不通矣公羊拘於稱侯為伯

討之例故以此為義兵其說曰界者何與也其言界者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者曰界宋者時天王居鄭晉文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假使治其獄其繆如此此不知事實之失也然則云何陸氏曰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故不重言晉人也此與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無傳想同此說○又案晉執曹伯界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界而彼書歸蓋界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案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界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左氏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難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子犯曰敝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

于城濮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
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
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
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
束韋鞬鞬鞬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
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注宋公齊國歸
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公羊戰也
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耻敗告文略也公羊戰也

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
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之也秦稱師者
助伯者征伐有功故襄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胡氏
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強所遭遇異胡氏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
避楚三舍諸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又何以在晉得
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
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
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
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
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戎穀逼
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
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
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
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至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

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陳氏此宋公也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伯也張氏齊桓伐楚雖能致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世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則不足以定伯故決於一戰以為取威定霸之基但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而討臯之念只行於復怨故以晉侯主之誅文公之心也

案城濮之戰左氏已詳但注者於師稱人之說失之胡氏知書及之為罪晉而不知書侯之為尊晉故必合胡陳二家然後文意方備張氏發明齊桓晉文之事亦得之若何休直褒晉文則又過矣大抵召陵雖以來盟于齊而亦有遂代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先盟及戰之謫此

皆功罪不相掩之法也餘見泓戰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氏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

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速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胡氏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而已不在民矣胡氏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鑑矣

衛侯出奔楚左氏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胡氏諸

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知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案衛侯出奔不名之說胡氏得之何氏以為晉文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者非也陸氏以為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亦未必然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踐土鄭地癸丑月十八日必有誤

左氏

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于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王子虎臨盟不同敵穀梁諱會天王也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胡氏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陳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氏序晉侯於齊侯宋公張氏文公於勝楚之後帥諸侯之上予晉以伯也張氏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合於易之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者然負震主之威致天王之屈尊失正位居體之道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案踐土于溫之書法胡氏論之詳矣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

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陳侯如會左氏

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

會穀梁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於會故書如會

案經書如會三鷄澤表僑于鄆鄭伯

公朝于王所左氏

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公羊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

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

因正穀梁朝不言所言所胡氏朝不言所言所非其義穀梁者非其所也

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於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陳氏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陳氏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詞也

案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

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代秦之先此書朝于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又案天王自至之說左氏是公羊不與致王之說亦好但其注下之言非事實○又案諸侯皆朝舉魯以見其餘之說陳氏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左氏

或訐元咺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公子欽犬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

而哭之殺欒大穀梁自楚楚有奉馬爾復者復中國

元咺出奔晉

穀梁

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

也疏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胡氏衛侯失國出

其藉楚之力

故入名以表失國

胡氏

奔則不名復

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

公有憾於衛侯

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

辭立而他入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

其位治反衛侯

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

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

不念鞠子哀

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彛滅天理其為罪

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

衛侯初歸

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

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

其或出於誤

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

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父

之意矣是以不稱復

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

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張氏易曰自下訟上患至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張氏殺也成公殺叔武雖

可謂大弗友元咥以臣訟君可乎然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案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氏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但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又案大夫出奔而歸多言所自蓋因其力也傳例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受執而歸入者入皆不言所自獨曹伯書自京師衛侯鄭書自楚穀梁以為有奉夫衛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為自楚為天子諱也其說尤乖舛胡氏於自京師得之於此條則略而不解惟陳氏曰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

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張氏杞伯姬來

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案公子遂如齊七始此年文二文十七十八宣元二宣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無齊侯狩作守左氏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晉侯大

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
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為
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隱其召君之闕欲
以明晉之功德此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
特稱仲尼以明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
之不服衛許也公羊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穀梁會于溫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
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
水北為陽山南胡氏天王狩于河陽尊周而全晉也
為陽溫河陽也胡氏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
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
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
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
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
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陳氏晉侯將會于溫
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陳氏召王以諸侯見

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
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
斯會之
詞也

案莊二十二年王巡號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
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
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正義
曰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天子諸侯田
獵皆於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
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狩為田狩
之名○又案諸侯在喪稱子葵丘宋襄稱子自
在本班此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召陵陳懷
公稱子又在鄭上杜曰傳無義例蓋主會者
次之非褒貶也○又案秦與中國會始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公羊

其日何錄乎內

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穀梁朝於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月穀梁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僨矣注以臣召君僨倒上下日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陳氏朝踐土不繫日此繫日何見先狩而後朝也朝至溫非王意也不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然則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世子晉文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晉文譎而不正

案有日無月杜氏說是公穀鑿本不可取以他傳無解故錄之穀梁謹日之說得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氏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公羊歸之于者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餘見前胡氏穀梁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所引晉有奉焉爾注辭間容之故言緩胡

氏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馬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案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曰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于者急詞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

謂緩詞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

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

成十五年則兩通矣○又案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咥宋魚石晉欒盈皆伉辭也皆無歸道也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日十月十五日

左氏

注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穀梁

遂繼

胡氏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

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

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案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

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皆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黃也歟○又案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氏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莖

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穀梁

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胡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注中國猶國中也有疾

氏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

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

行而天下定矣

張氏

魯叔孫豹見執於晉樂王鮒欲宣曰小補之哉

姑見執於晉魯使中豐以貨如晉叔孫却而弗與叔孫夫之知義者猶耻以貨賂苟免況諸侯乎曹伯襄之

名以枉己者不足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附錄左氏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案晉已有三軍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左氏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注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羊

夷狄之君也不言穀梁微國之君未爵者陳氏介東

朝不能乎朝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

公至自圍許張氏其至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案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伯事急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作狄杜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

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慙盟于翟泉尋踐土之
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注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
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
闕故傳公羊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
重發之公羊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
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胡氏案左氏則皆列國之
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胡氏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
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
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
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
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陳氏晉初以大夫盟王
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

役王子虎不言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
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
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編人諸侯
之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案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
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取盟世
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推心之法則踐土
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
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叢
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
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
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
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
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案晉侯
受命鄭伯傅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
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

焉前日之會黽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裨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代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賤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左氏

為災也

穀梁

注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

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氏

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隳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於此矣

大夫萌於此矣

案經書大雨雹三此年
及昭三年冬四年春

冬介葛盧來左氏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問

公羊

注進稱名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

進陳氏

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詞也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而或費詞者詳始以著末

也三月癸酉大雨雹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案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

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鄭烝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左氏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 胡氏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
夏狄侵齊 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
圍鄭此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

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
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
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
既服將命周欽遇疾而死治厘辭弼注瑕立經年未
會諸侯故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注
不稱君 公羊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
子瑕累也以胡氏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
尊及卑也 胡氏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
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矢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咥瑕者也兵莫憚於志鎡鉞為下衛侯未入而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咥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咥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咥以咥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公羊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咥也元咥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

君入則已出胡氏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以爲不臣也胡氏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被害戕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故再書其名以爲後戒

案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案衛侯歸之於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左氏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

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胡氏案左氏則書人者貶之也孟子曰注蘭穆公也胡氏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生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

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
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
舉也於是二國結讐連
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案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
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
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
翟泉借役于齊鄭勦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
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般戰
啟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
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
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標十三年
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
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
哉失

介人侵蕭公羊

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張氏再來魯而之疏來朝稱名今稱人

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案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略之惟陳氏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氏使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公羊大夫無遂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穀梁以尊遂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注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

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胡氏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侯叛而不尊天子也

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滕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案胡氏二事出之說本穀梁及杜氏若公羊則專罪公子遂之專二說未知孰是而穀梁精透足見書法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

又案經書內大夫如晉二十八年始於此公子遂
三此年三十一年文六年也內大夫如京七年亦
始於此此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
孫敖九年得臣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叔孫
豹昭二十
二叔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氏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
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
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晉分

曹田以賜魯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
故不條曹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

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
諱乎取同姓胡氏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
之田久也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案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爲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案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謹龜陰田哀二年取邾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邾東沂西田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左氏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

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免猶縱

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
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降婁
魯分其祭奎公羊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
婁之神也
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
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
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曷為或言免牲
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三望者
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
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
下者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
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方望謂郊時望祭四方羣
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
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穀梁卜非禮也免牲者
為之緇衣薰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乃者亡乎人之詞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注三望海

岱淮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全曰牲傷曰牛亡乎
人若曰無賢人也譏僖公不共致天變郊者天人相
與交接之意不言郊胡氏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
天者不敢斥尊也
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
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
可乎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諸侯祭天其僭
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
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
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
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僭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
列國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

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古者
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
不郊矣故免牲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
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
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者天子有方望
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
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
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陳氏諸侯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
之而猶未率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
馬張氏劉原父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
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
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已賜魯郊則惠公奚請惠公
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諸儒多據明堂位及禮運劉
氏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魯
郊非禮故不曰大事于上帝而曰郊

案經書魯郊九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此以卜不定也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鷄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鷄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正月鷄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正月鷄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以牛傷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此專以時失也○又案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於魯陳

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繇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舊禮且又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存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魯郊之用孟春何也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以日至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為郊啖子曰孟春周之三月也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禮也穀梁子哀元年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徙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徙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徙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又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

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不宜用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左氏疏曰啟蟄以節氣論若四月而春分未過尚可郊也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為是穀梁傳卜三月非矣但四月猶近之五月九月則大不時也近世鈍齋王氏曰魯不敢用冬至大郊而止用孟春祈穀之郊又避天子所用建寅之月故春秋所書魯郊多在四月乃建卯春分之後未有於周正建子之月及建寅啟蟄之月書郊者此說亦有見○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左氏譏其卜祭

者非矣。○郊之用辛日，何也？穀注曰：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郊牛之傷皆在正月者，何也？穀梁曰：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言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而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說是。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所宜書矣。正月有變而改卜，尤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則與在滌三月不合。○牲而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曰：牛卜曰牲，公曰傷者曰牛。穀曰：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乃免牲，襄七年乃免牲，皆在四月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

牲曰牛亦是也。○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去則如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庀牲，然後左右之。○改卜之禮何也？凡養牲必二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帝牛，月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也。禮曰：

帝牛在滌三月稷牛惟具若卜稷牛不吉及
養稷牛又死則不郊○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
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為
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
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況
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
望為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必書何哉胡
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
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
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
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
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
合矣要之後說是○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
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
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
異矣胡氏說是○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

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蘇氏曰如此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而猶如此者甚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

非正也

胡氏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

者以公自為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不可預國事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氏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請改祀命胡氏
帝丘東
顯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

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
其遷于帝丘辟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
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
見張氏自狄入衛後不敢加兵於衛者齊桓之力也
矣及衛文忘齊之大德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
衛晉文興而稍息至是又圍衛者
亦晉文惡衛之深有以啟之也

附錄左氏

是年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案此蓋罷三行而
更為上下新軍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
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左氏

狄有亂衛人侵狄秋
胡氏請平秋衛人及狄盟

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春秋之亂又即其地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附錄左氏

是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公繼伯

左氏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

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胡氏案左秦納晉文公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與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案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
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
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
以鉅龜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
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
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
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
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
伐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
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
無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為大美然
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
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夷夏之盛衰
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
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
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

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
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
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
公終身與諸侯會郵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
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
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
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
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
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
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
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
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
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子
虎則恃矣此桓公之不取為也桓公寧不得鄭
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
咼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

為也夫子正誦之辨
獨不深切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氏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也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過
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
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
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注滅而書入不
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

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

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經作秦師左氏原

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藥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
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
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歆巖是文王之所避
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
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微也稱人先
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親之則其稱人何君在乎殯而
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 穀梁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
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秦也秦越千里之險入
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
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
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 胡氏 案書序秦穆公伐鄭
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而經書晉人敗秦于穀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馬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懷利以事其君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楚人有言余禽獸也余唯利是視此之謂也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案穀戰公穀皆以為狄秦張氏曰公羊經不書師蓋必有所傳故啖趙劉氏胡氏皆從之穀梁

止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書法其曰秦之為狄自穀始則亦必有所傳也趙子以及字為衍文蓋据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之例並不言及故也然此初見于經則以殊戎之文示之亦謹始之法趙子說未必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左氏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公羊作叢婁穀作樓

左氏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胡氏

此皆

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愈毋勤矣夫愈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

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左氏

朝且弔有狄師也

張氏

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托也

案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逾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

之間其晉伯絕續之
會三強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十一月十二日誤

左氏

即安也

胡氏

路寢治事

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君
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實

左氏

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

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

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穀梁重也可殺而殺舉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穀梁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注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則隕霜不殺草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重菽也輕草也輕

者不死則重胡氏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
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
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
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
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
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
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
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
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案隕霜二此年不殺草穀梁所謂舉
輕也定元年殺菽穀梁所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

討其貳於楚也楚子上侵陳
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

侵蔡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使謂子上曰
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子上
退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
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案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
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
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
前除從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
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
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闕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圉
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
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
遽有邾師之敗蔡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
宣真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

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
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
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
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
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
原左袵之禍僖公何以追其責哉先儒曰棄夏
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
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
師不足洗至鄆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
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
孫氏始公孫教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
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
也歟

春秋會通卷十一